

張恭懿松窗夢語

松窓夢語卷之五

象緯紀

天道高遠難窺儒者之書或經見或不傳然種種脩于
星數家可按策而知總之不離古文者近是唐孔氏云
積陽之熱氣生火火氣之精為日易說卦曰坎為水為
月月水之精也淮南子云日中有烏月中有兔其說不經
要亦陽係于陰陰係于陽之理爾張衡曰五星乃五

行之精三垣二十八舍為經五星為緯三垣居中央二十八宿環遶于四面一為中元紫微垣象天子宫寢之位北極五星居之首前星次帝座次庶子次后宮五天樞即語云北辰宋人以銅儀管候之不動處猶在樞星之末一度以其相近故取此名極星極左右宰輔尉丞之屬而北斗七星附焉魁四星為璇璣杓三星為玉衡象號令之主取運動之義也一為上元太微垣象天子殿廷之位十星在軫翼北一為下元天市垣象天子明

堂之位二十二星在房星東北宮寢所以燕息殿廷所以聽政明堂所以巡狩天市歲臨之太微日臨之紫微朝夕在烏南方列朱雀七日井鬼柳星張翼軫唐一行以自柳至張為鶉火故書云日中星鳥東列蒼龍七日角亢氐房心尾箕心屬火故云日永星火北玄武七日斗牛女虛危室壁云宵中星虛舉昏以見日西白虎七曰奎婁胃昂畢觜參云日短星昴以昴當西中也七曜必遵黃道歷天街歲一受事太微而出猶大臣受君命

以行其職蓋日月同道則食而木曰歲星土曰填星二
皆德星所居不為害惟星辰屬水太白屬金熒惑受火
至則為災而熒惑尤甚

聞勝國時劉誠意嘗泛舟西湖望五色雲見于牛斗間
指示友人此帝王之兆也異日吾當輔之吾始祖介然
公與之友善因得其傳亦善推步天文占風望氣宣德
間嘗受潛中丞蕃聘與俱至粵設策征剿凡軍中調遣
悉出指畫一旦坐帳中望片雲隱起離震間謂潘曰

事濟矣有頃烈風南來此捷音也已而果然後復居家
晦迹一夕卧戶內謂大父曰此刻有巨星自東北而西
南吾祖出視果見一星流入西南其光焰：因入問曰
星辰至遠何推步不爽如是荅曰吾腹中自有星盤耳
吳膳部泉亭曰一人素善星歷辛丑之春語吳曰近稽
天象今歲己酉丑月國家必有大事時未之信後四月
九廟災八月昭聖太后崩北虜入寇山西地震十二月
虜復入寇殺僂無筭所言皆驗天垂象見吉凶詎不信

然

世廟初年五星聚營室占云主改立王者奄有四方又
室太廟天子之宮及土功事乃世宗自藩府入繼大統
後九廟宮災悉為更建仍創皇考廟曰獻皇帝廟更三
殿曰皇極中極建極三門曰皇極歸極會極時內侍李
芳疑有六極之嫌欲復祖宗朝舊名高文端儀時為宗伯
以疏出中官其議遂寢世宗居西苑土木之工終歲不
息亦天象與人事相會云

隆慶六年癸亥入南斗占曰天子下殿走時穆宗有疾
一日傳旨升殿駕至宮門神思恍惚降階下行召輔臣
與語輔臣不喻其意還至乾清宮始覺而升座尋入紫
微垣犯帝座上相余時自閔中趨赴留臺途中每望見
之乃兼程疾趨抵任已而穆宗賓天首相奉皇太后懿
旨免官既幾不測真猶影之象形響之應聲自然之符
也

歲丁丑九月彗星出西方長亘五七文本在箕尾間末

松窓夢語卷五

指斗牛其光紅白閃爍搖動令人可畏占曰主降舊布
新又曰主大臣災時禮部題奏奉旨修省已而江陵聞
訃不欲奔喪乃降旨令吏部往諭眷留意復移咨吏部
余時秉銓為百寮長諸部院咸勸余上疏保留余曰今
日之事惟皇上可留或相君自留吾輩安可留也尋奉
旨致仕而諸公卿不附者一時盡更象示不虛豈偶然
哉

堪輿記

風水之說自古有之不始于郭璞書云營卜渥澗東西
詩謂度其原隰觀其流泉蓋不過遠水患處原臨隄得
土之宜而無浸淫之虞也然皆為建都謀至卜其宅兆
則堊埋以安親體魄孝子慈孫之心惟欲得善地永無
崩蝕侵損患害是已至璞創為骸骨得氣而子孫受蔭
之說指某山為發源指某山為過峽至某山而凝結為
穴某山為龍某山為虎龍昂而虎伏某山為掌某山為
案掌欲有力案欲有情必如是乃延福澤不然則否于

是貪求吉地不獨愚昧細民即縉紳士大夫亦惑于此
未塋謀求不遺餘力甚至構訟結讎各謀利己暴露遲
久遷徙再三嗚呼惑之甚矣

太祖高皇帝定鼎金陵將築宮闕于鍾山之陽召劉誠
意定址誠意度地置樁太祖歸語太后太后曰天下由
汝自定營建殿廷何取決于劉也乃夜往置樁所皆更
置之明旦復召劉觀劉已知非故處乃云如此固好但
後世不免遷都耳後往鍾山卜墓地登覽久之太祖少

憇僧人塚上詢劉曰汝觀穴在何所劉曰龍蟠處即龍
穴也太祖驚起曰曾奈此何劉曰以禮遣之太祖謂普
天吾土何以禮為即命開僧人塚中以兩甕上下覆之
啟上一甕見僧人面如生鼻柱下垂至膝指爪旋繞周
身結跏趺坐于中衆皆驚愕不敢前發太祖始拜告遂
輕舉移葬于五里外向塚前有八功德水以一清二冷
冷三香四柔五甘六淨七不噎八除病也後徙僧塚水
亦移遶其前亦異甚矣今之孝陵即其故處數之前定

如此

世宗朝駱太常者浙之永嘉人也與故相張文忠同邑里精堪與術張時已舉于鄉將上春官邀駱祖營登覽駱一望詫曰此地十年當出宰輔乃撫張背曰惜公之齒長已尚未登第何能應之次年張成進士任南部郎以議獻廟禮稱上意乃召入不次擢用六年之間晉陟宰輔因薦駱于世皇令卜壽官即今永陵駱所卜也駱官止太常少卿用其術而不顯其官張之意念深矣後

駱自北來歸將至清河觀山巒秀拔指示與人遠山而
行登山麓一塚云此中大有佳處詢為誰氏墓土人曰
丁秀士父塋也家貧無依墓傍之廬即其居矣駱造廬
請見語之曰來歲大魁屬之君矣即如所言丁名士美
己未狀元官至亞卿夫丁以寒士起家何所營求亦會
逢其適爾

嘉靖壬辰營太君泉臺時與江右伍堪輿旦暮往來小
麥嶺上一夕至嶺少憇伍向余曰三台秀拔右台已發

李公是大魁矣獨左台未發數年之間亦當出狀頭遂
指石叢中云此中必有一塚當之不知屬誰氏爾後余
己未入仕己亥以內艱歸復過嶺上始知茅公瓚之祖
塋在焉正當年伍所指處也夫茅以戊戌輪魁七年之
前伍己預識己

吾祖當年葬時宗人有素解風水者極言不可余在傍
曰子孫福澤各有定命卜地求安親體豈敢于枯骨求
蔭庇哉先大人以為然乃聞壙下棺即今積慶山也自

余仕宦人稍稱善既通顯乃益稱勝近年行術者咸尋訪登覽謂此祖墳宜出鉅公余笑曰五十年前不聞此語因口占曰當年荷蕃築先塋片語曾將衆論傾八座歸來宣誥日無人不道是佳城余今擬築三台之麓不用地師不徇人言就問者應之曰有此六尺之軀必有三尺之土百年後皆土壤爾奚擇焉示余子孫毋以斯言為迂仍聽術人之惑而屢遷屢葬為也

祥瑞紀

古今言祥瑞者詳于禮運而歷代史氏因之蓋有無其事而有其應者又有反常為妖而謬以為祥者未有覩瑞應而不頌功德者也昔致堂胡氏曰草木之秀異禽獸之珍奇雲物之變動無時無之係時好與不好耳以為祥瑞注意多有雖元狩之麟神爵之鳳尚可力致況其他乎惟上之人泊然無欲于此苟欲之則四面而至矣歐陽子五代史云麟鳳龜龍王者之瑞也乃出于五代之際而又萃于蜀此雖好言祥瑞者亦可疑焉考王

建世家之興亡成敗可以知之矣觀二公之論誼正詞
偉不足破千古之惑哉

永樂十三年麻林國王獻麒麟文皇喜厚賜之今萬歷
十六年山東青州產麟今覽所繪圖乃牛首牛身而毛
若龍文蓋龍與牛交而胎于牛腹產時雲覆其野數日
始散故因知西狩獲麟乃魯人獵較偶得之魯人亦罕
識之矣

宣德七年山西忻州產龍馬時于忠肅撫山西具表以

進其略曰看得前馬鹿耳牛尾玉面瓊蹄肉文被體以
如麟項骨隆然而中起頸額露神竒之骨節尾端垂潤
澤之茸毛且載馴載良不驚不擾實為龍馬誠曠世之
上瑞也臣聞羲皇御世龍馬出圖惟皇上特垂寬宥之
與溥慰山西之民綸音渙發于九重瑞物遂生于三晉
麇身牛尾姿儀實類于麒麟鳳臆龍駿體質漫超于騏
驎鍾萃妙闢于氣運騰驤喜會于風雲今將所產龍馬
母子同輿俱本以聞此載忠肅集中則龍馬後世有之

不獨見于義皇世也

世廟親詣郊壇禱雨尋得雨賦詩云烟雨騰々迷苑林
老龍驚起丈十尋三農此日歡穡秀百穀成時賦喜吟
噓呼還本原陽氣震盪須資雷雨臨莫謂爾君六事否
且喜恩霖抵萬金以示輔臣輔臣各賡和進呈苑獻麥
一穗二三穎上喜為瑞享于太廟余守廬陽無為州獻
麥亦一穗二三穎合肥四鄉產此尤多余受而藏諸篋
笥不敢聞于當路矧聞于朝廷乎伊世子進黃白二兔

得溫旨淵直摠制胡宗憲進仙芝一王龜二謂產自天
目芝生其上龜潛于下亦得溫旨後龜死其一世宗作
一聯云玉思降世增余壽龜使昇霄顯爾靈仍命工部
以杉為枕器與白兔同葬後宗憲復進白鹿二上表云
皇上凝神沕穆抱性清真德邁義皇之上齡齊天地之
長乃致仙鹿遙呈海嶠竒毛洒雪島中銀浪增輝妙體
搏冰天上瑤星應瑞千載餘而色白七星戴而道成曜
質名都呈鮮瑞世縞質霜毛變林虞之獸族殊資馴性

光雲漢之龍媒實表壽徵名章天鹿幼：當宴混玉佩
以齊鳴皎：來遊共瑤章而一色表語精工一時稱最
由是臣下各進表文贊頌功德不可勝計矣

隆慶辛未余撫關中漢中解至白兔二欲余具表以進
余以珍異之獸目所未覩宜詳驗真偽且走獸之性馴
習甚難畜養不易况自陝至京所經道路遼遠所過驛
地繁費乃檄司道勘驗竟停止不進嗟乎人臣工于媚
悅謂可轉移上心不知上心侈逸遂亡警戒不亦昧于

責難匡救之道乎

災異紀

唐五行志曰萬物盈天地間不過曰水火金木土其用於人也藉之以生闕一不可是以聖王重焉然是五者在天爲五星在地爲五方在人爲五事搃其精氣之用謂之五行故爲災異之說者舉天地萬物無大無小皆推類附之至詳密已以余所覩記因其所發驗以人事往：近其所失而以類應然時有推之不能合者豈非

天地之大固有所不可知者耶仲舒劉向與其子歆皆推本春秋為證迺至自相謬戾不知孔子于春秋但記災異而不著事應蓋其慎也故曰迅雷風烈必變見物有反常為變者則思其所致為之恐懼修省而已若夫士人里巷之占有攷于人事而合者有漠然而無所應者又豈足異哉

聞正統間變易甚多其大者如白虹貫日修狼星動搖已巳七月熒惑犯南斗北虜也先大舉入寇丙戌帝出

親征郿王居守英國公張輔及列侯諸將帥率師以從
八月帝至宣府駙馬都尉井源軍遇虜敗績辛酉帝還
土木也先擁衆追擊王師敗績車駕北狩張輔等皆歿
于陣先是王師未發公卿咸欲遮留司欽天監者曰夜
觀天象中星動搖輔宰尉丞皆已離次此天意也車駕
不可留己公等欲忠君愛國湏蚤建儲貳以安國本計
無出于此者後聞車駕蒙塵皇太后立長子為太子後
尋廢

嘉靖辛丑四月九廟災太宗仁宗主皆就焚惟獻帝廟
獨全以不相連故也乃頒大赦詔天下後丁巳四月奉天
華蓋謹身三殿災復手自為詔曰朕本同姓之侯嗣初
非王子之可同惟皇天寶命所與暨二親積慶在予自
入奉大統于茲三十六禩昨遭無前之內變荷天恩赦
佑以復生此心感刻難名一念身命是愛天心丕鑒朕
心朕忠上天明鑒昨因時旱禱于雷壇方喜雷雨之垂
隨有雷火之烈正朝三殿一時燼焉延及門廊倏刻燃

矣仰惟仁愛之照臨皆是朕躬之罪重茲下罪己之文
用示臣民之衆宜同祇畏首體相關上承天戒以佐爾
君下撫生靈務令安遂共圖協恭勿仍我棄故茲詔示
咸使知之

壬寅十月大霧樹木生冰識者謂主側有陰謀已而傳
旨宣法司出宮人十有六人凌遲東市先是宮人楊金
英等同寧嬪王氏端妃曹氏共謀大逆事幾不測賴方
后救全乃究諸惡罪明正典刑仍僇各犯宗屬時聖躬

方調護不能郊天蓋邪婢逆謀之後不免少傷耳方皇
親銳為上作大醮于東嶽廟三晝夜既而題知勞以溫
旨有白金文綺之錫于是九卿堂上宮許讚等各捐金
延道衆于顯靈宮作醮事三晝夜以祝壽聖上方崇上
道教如邵元節陶仲文皆以方士得幸位上卿加宮保
有致一秉一真人之號倡率道衆時舉清醮以為祈天
永命之事上亦躬服其衣冠后妃宮嬪皆羽衣黃冠誦
法符識無間晝夜寒暑禁中建大高玄殿無上等閣極

其綺靡供奉神祇外則顯靈：濟等官皆為祠禱之所
自上臨御數年以後稍：畱意于此矣

癸亥夏天災流行民多病疫上命內使同太醫院官施
藥餌于九門外以療濟貧民又命禮部官往來巡警務
使思意及下上親為製方名如意飲每藥一劑盛以錦
囊益以嘉靖錢十文為煎藥之費其憫念窮愁仁慈懷
惻周悉如此所費亦復萬計不之惜也

戊申之秋山陝西及山東直隸地震日月不同惟八月

己酉三月朔日食幾盡天地晦冥諸星盡見尋有玉旨以議復河套為生事啟釁罷首相夏言逮繫總督曾銑本兵王以旂戴罪出總邊務科道俱廷杖尋殺銑遂及言坐以官員交結近侍誣同奏啟之律蓋二相不協陰以此傾之也

時陝西澄城縣有大山高數百丈一夕忽吼聲如雷鳴者數日遂分崩而東西徙去相隔五百餘里撫按以聞奉旨修省

乙卯冬地震渭南華州等處余自蜀出陝經渭南縣中街之南北皆陷下一二丈許東郭外舊有赤水山山甚高大渭水旋繞山下每出郭時沿山傍水而行今山岡陷入平地高處不盈尋丈渭水北徙四五里渺然望中矣過華州華陰覺華嶽亦低于往昔陵谷之變遷如此

山西猗氏蒲州潞村芮城等州縣地震四五日有一日
四五動者平地倏忽高下中開一裂延袤數丈惟聞波
濤奔激聲近裂處人畜墜下無筭房屋振動皆為倒塌
壓死宗室職官居民以數萬計余聞先期居民夢天庭
放榜首湘陽王次韓司馬次楊尚書王祭酒劉叅知共
數萬人後皆壓死是兆端已先見矣又云黑夜居民見
闕雲長騎赤兔馬大呼急隨我行有隨之向東北者得
免豈西北之奉事惟謹而雲長亦為之效靈耶余覽國

朝名臣奏議弘治十五年元旦地震于朝邑等處凡旬
四五日倒房屋壓人畜無筭時載靈寶閣鄉皆然獨不
言及蒲而今蒲之旤獨甚紀數幾甲子一週云

花木紀

昔陸放翁有居室記余自致政歸屏居陋巷構小樓三
間長濶之數略與之等起居食飲往來應酬皆若相似
緣在城市惟足跡不及公府耳小牕雜植花卉四時常
新憑欄把玩皆足賞懷初春水仙開金心玉質俗呼金

盞銀臺翠帶飄拂幽香襲人時梅花同放紅者色如杏
白者色如李心微黃者曰玉蝶蒂色青者曰綠萼有蜜
色者曰蠟梅種皆佳次瑞香枝葉扶蘇花朵茂密表
紫裏白香芬比麝尤清次幽蘭二種皆出土產一莖一
花曰蘭一莖數花曰蕙若閩種一莖四五花多至八九
花且葉長色青優于土產其香清遠出諸華上時薔薇
滿架如紅粧艷質濃淡相間標以白茶縹黃棠棣尤堪
把玩惟牡丹命曰花主大者盈尺色有紫有薔薇紅有

玉樓春有小桃紅而粉紅為常品香氣馥郁聞數十步
葉柔而長飄拂掩映萬花莫及次芍藥草本紅紫白三
色較牡丹差小而葉亦相類晉人謂牡丹為木芍藥蓋
富麗芬芳可當伯仲粉團本團團叢集狀如白毬然素
縞無香杜鵑出閩中近四明亦有之俗名石岩色若丹
砂樹小花繁松亦有花色黃如粉調蜜為餌香鮮適口
落葡萄白質黃心香亦透露但千葉不結實耳時黃荳發
叢葉中一莖六七花以次漸開旬餘始盡食之可以忘

憂繼即夜合花朵甚大形似辛夷白葉赤心每薄暮吐
香氤氲滿室復有山丹捲丹鶯粟滿園香爭妍弄色皆
可娛目入夏石榴吐焰深者如杜鵑淺者若薔薇千葉
者無實單葉者有實種同而異鳳仙色嫩花繁種之不
一蜀葵花草幹高挺而花舒向日有赤莖白莖有深紅
有淺紅紫者深如墨白者微蜜色而丹心則一故恒比
于忠赤蓮花二種一曰並頭一曰臺蓮大異常品不獨
綠葉停紅花艷而微風動搖香芬馥入座芳妍

可愛所謂混質汚泥之中擎鮮翠蓋之上可當花之君子更有茉莉馨香無比花朵繁茂嬾女爭摘取之簪插盈頭漸次舒放可供四五旬之賞種出嶺南今賴亦漸多入秋芭蕉漸瀝修幹巨葉扶蘇飄蕩花發于心色黃如蜜取充適口味甘如飴時則桂花滿樹次第開放大約可半月許每步庭前不覺香滿懷袖採貯瓶中則几席間皆馥郁矣秋葵色蜜心赤幹細葉稀凡十餘節花大而單葉雞冠高者數尺矮者數寸大者小者直者橫

有尖細者肥大者間有白色而赤者如脂亦稱艷麗季
月菊黃華時艸木皆落非榮華之候故言菊有明他無
有也然其種甚多每歲植之童子之心不韻不諳澆
灌栽培之法多不成華善植者臨期各遺數種如梁氏
蜜芍藥程氏金芍藥談氏紫繡毬金寶相醉楊妃紫牡
丹潘氏紫鶴翎江氏狀元紅銀芍藥約三十餘本列延
爽閣下勤灌以水可供月餘清玩雖花色鮮明不似春
花穠艷然清幽芳逸真隱君子之花也入冬山茶花發

紅淺二色大曰寶珠單葉千葉亦有二種而更奇者如玉清絕惟梅花虬枝如鉄苔鮮翠碧點鋪老幹其花紅白皆有單葉千葉而幽香妍媚不減于霜雪之中玉蝶綠萼尤為妙品其實味酸雖千葉亦間有寔右充薦邊所謂乾藤是也菖蒲名荃亦分數種虎鬚為上金錢次之又有香苗臺蒲牛頂挺秀庭陰凡十餘益清香隱隱時香苗一種開花三四莖人咸稱異因憶唐人詩云君思已去若再返菖蒲開花日東轉是謂菖蒲必無花也

余家連歲見之豈足為異然而四時常青其色不改是亦草中之松柏歷歲寒而不凋者與

鳥獸紀

余家居不畜鳥獸然亦間有所畜如鶴舞庭陰鹿鳴芳砌錦雞之輝艷白鵲之綃素鸚鵡能言黃鼠有禮亦嘗畜之靜觀飛走飲啄亦可以暢適幽情非徒玩物已也因以四方所嘗目覩者述于後南海生孔雀鸞鳳之亞也尾生五年後成長六七尺許展如車輪金翠煜然初

春始生秋月漸凋與花萼同榮悴尤自珍愛遇芳時美景聞弦歌鼓吹必舒翼張尾眊眊而舞雖者尾短略無文彩以聲影相接而孕閩中白鷗紅嘴綠首赤足文身尾長二尺許飛鳴如雉而文彩勝之東粵產麝狀如小麋冬月香滿臍中入春急痛以爪剔之落處草木焦黃其性畏人畫處叢林夜窺人室余昔在粵命童子厨中取茗偶一遇之不覺春滿衫袖已象座南越獸之最大者其身數倍于牛而目深如豕鼻長五六尺狀如懸臂

食飲恃之惟雄者有牙長三四尺歲周一易能別道途
虛實稍虛輒止故夷人難獲以陷阱不能試也馴習者
能起伏舞蹈鼻作簫聲足作鼓聲人欲乘者懸足送之
而上象奴以鉄鈞制耳以鉄索繫足遂悉從人意今京
師馴象所畜三十餘皆如鼠色無一白者常朝列奉天
門外大朝飾錦載寶以壯朝儀荆楚多麋鹿為陽默情
淫而游山夏至得陰氣角解從陰退之象又曰麋鹿之
大者豈小陽而大陰耶今海陵至多千百為群多化少

牡兔視月孕以月有顧兔其目甚瞭今人卜兔多寡以
八月之望是夜深山茂林百十為群延首林月月時明
則一歲兔多晦則少是稟顧兔之氣而孕也生子從口
吐出性狡善走獵者攻之常自穴中躍出乃顧循其背
復入穴中獵者反以是得之鴻鴈歲半居南中而恒自
北來大曰鴻小曰雁淮南子云雁乃西來仲秋鴻雁來
候雁比于鴻小又有白雁來自霜降杜甫故國霜前白
雁來蓋謂此也夜宿沙洲蘆荻蓼葦中失群哀鳴飛必
成序失醜不偶有夫婦之義故婚禮親迎必奠雁鶴似

鴻而大喜巢大樹含水畜魚巢中以哺子性好旋飛必
以風雨鶴感于陰故能先知人探其子必為舍去東海
產鶴古稱華亭鶴唳一起千里乃禽中之仙常以夜半
鳴聲聞數里雌者聲差下性好陰惡陽正與雁反故云
鳴鶴在陰好延頸望故稱鶴以怨望鴈以貪顧怨者以
望遂以望為怨不意君之望臣深是已雉有五采為文
明之象莊子澤雉十步一啄百步一飲因地之墳衍以
為疆限分而獲之不相侵越一界之內以一雉為主餘
者雖衆莫敢鳴錦雞似雉而身脩五彩紅黃相間色澤

鮮明遠勝于雉關中有關雞僅如兩月雛團圞無尾小
喙短頸羽青如翠足紅如朱雄雞有高大一二尺者遇
之喙囁而下之遂辟易去鳥中最警敏者土人呼為𦏧
𦏧雞以其聲之尖利也燕有二種越燕小黑而紫多呢
喃語巢于門楣胡燕比越差大羽多班點聲亦較大巢
屋兩楹間古稱玄燕以春分至秋分歸云避社日豈社
主土燕入水為蜃亦水類土能尅水故避之耶西蜀山
深叢林多虎豹每夜遇之遙望林中日光如電必列炬

鳴鑼以進性至猛烈雖遭驅逐猶徘徊顧步其傷重者
咆哮作聲聽其聲之多少為遠近率鳴一聲為一里靠
岩而坐倚木而死終不僵仆其搏物不過三躍不中則
舍之有黑白黃三種或曰黃者幼黑者壯白者老虎嘯
風生風生萬籟皆作虎伏風止風止萬籟皆息故止樂
用虎豹亦赤玄黑白數種俗傳虎生三子中有一豹二
似虎而微毛多圈文尤勝于虎猴狀似愁胡其聲喝々
若咳今蜀中至千百為群凡過山峽目爰上下遇行人

不避余時于蜀道中遇之與人却步俟其行盡方敢前進猿亦相類色多黃黑又曰雄者黑雌者黃雄者善啼故巴人諺曰巴東三峽巫峽長哀猿三聲斷人腸河東黃鼠能拱而立所謂相鼠有禮象人之威儀也兩目甚炯善窺伺人稍遠疾趨至地以西足分土為穴頃刻深入急以水灌乃出故云徃托于社燠之恐焚其木灌之恐敗其塗是以喻君之左右人馴接之者能捕野鼠入穴必盡取後已隴州鸚鵡千百為群禮曰鸚鵡能言不

離飛鳥今所見惟紅嘴能言黑嘴不能言近南中有大
紅者毛羽光艷亦不能言其足指前後各二異于群鳥
舌小而圓故能委曲其聲以像人言江南鸚鵡亦能言
第形小色鳥遠不及耳西回：貢獅子狀如小驢面似
虎身如狼尾如猫爪亦如虎其色純黃毛較諸獸為長
而旋轉不若圖繪中形回：啖以羊肉與之相狎置肉
于面獅遂撲面取之以鉄索繫椿于地行則携之而去
望見大羊即毛豎作威犬羊遠見即跳躍奔騰辟易數

里此中國所無而人所罕見者也彼自西城入貢將達
京道出關中余時轄關中故得親覩云

松窓夢語卷之六

方術紀

今天下治方術者多矣大都以鄉曲庸師指授陳言得
古人糟粕未解其神理間有精詣卓識不遇異人之傳
亦揣摩臆度終囿于耳目沿習安能超于耳目見聞之
外如扁鵲不遇桑君飲以上池何由隔垣見人五臟癥
結特以胗脉為名哉卜筮之法自古記之要在以誠格
則神應不爽相術始見左傳東周内史叔服相公孫敖

二子厥後唐舉許負管輅天網之徒推行其術至以五行決禍福則藝文志有太乙星子經等卷行世在漢已然若神仙之說創自齊威燕昭而秦皇漢武熾焉皆方士之為也小道可觀致遠恐泥余僅錄見聞一二條于左

武林世醫惟陳氏最久以木扇為號沿自故宋入國朝為婦人醫余幼見蓋齋者精于脉理杭人歸之如司命聞吾母娘余時延視曰夫人當產貴兒無恙也後胗余

脉輒驚訝曰六脉何一清至是主當大貴適有嗽疾出藥四劑服之即愈白下楊某亦善切脉一日謂余曰今夕主至親來會已而先大夫至後余修輯黃船晝夜程督忽感寒疾時當躬詣承天候迎梓宮楊欲偕行值友人代得毋往楊意亦云厚矣夫楊為白下名醫家居旦暮踵門求藥者常滿戶外乃肯一旦偕行其重義輕利有足多者醫仁術也彼視余疾甚不忍舍去楊亦仁人之心哉

聞之俞蒲川云嘉禾憲副屠應埴歸休疾篤召醫視之
謂得汝香等劑可治屠詢值幾何醫云不過一金屠以
費多竟吝不發數日而死扁鵲云六不治而輕身重財
居其一嗟乎世固有愛財貨重于愛身命者乎抱朴子
曰昧者以身世徇財利其斯人之謂與

古人卜筮以蓍龜別有靈棋卜乃張良所受於黃石公
者其法以十二子分上中下擲之據所得按驗以考古
凶余處閩中與許公應元同為藩叅許向余曰白都閩

靈棋卜甚驗蓋往試之余擇日齋戒以往白儼衣冠俟于中庭余執棋向神禱畢白受而三擲卜得乾卦白口占曰乾六爻皆龍有飛騰之象公自此飛騰矣乾天西北今當晉擢西北乾首諸卦後當位列班首時介秋冬之交公當蒞任西北無疑也吾鄉姚巽之亦善卜余鄉試卜之中式四五十名間一陰數一陽數會試卜中式亦列四五十名間為兩陰數其數皆驗

余為南司空入武英殿得瞻仰二祖御容太祖之容眉

松窗夢語卷二

秀目炬鼻直唇長面如滿月鬚不盈尺與民間所傳奇異之象大不類相傳太祖畫像時殺數人後一人得免意者民間所傳即後一人所寫未可知也成祖之容大類太祖但兩頤間多髯二縷長垂至腹內侍相傳上每進膳用金鉤掛髯于耳又聞袁柳庄云紫髯過臍即登九五太宗每自拂其鬚後果至腹始即位

柳莊袁珙四明人也以相術遊燕中成祖命門下士往試之盡曰為公侯後成祖微行命相袁一見伏地叩首

仰對曰殿下龍質鳳姿天高地厚真太平天子也向所見諸貴人因此貴耳聞袁居浙時偶迷失道入深山遇異人命以五色線向日下辨之後閔人貴賤壽夭如別黑白云靖難後召為太常寺丞子忠徹能傳父業官至尚寶少卿

金一亭云李東涯是未遇時偶步市中一人從旁視之因前曰吾觀君背貴不可言及觀君面不過狀元卿貳而已遂辭去西湖志載僧人識于肅愍于市曰異日有

旋乾轉坤之功傍有方士曰如斯而已乎僧曰不善考
終方士曰和尚可教也所言皆驗不知其姓名殆柳庄
之流或以英雄潛伏善觀天命識時宜率齋志而隱者
與

涓縣人呂朗負相術數從蒲州王大司馬游余時自閩
至京王與呂偕來呂左右顧瞻久之曰明公當為冢宰
余哂之因詢王云已目為大司馬矣余曰此言遂遠未
足憑試語其近者呂云近者王叅知不出半月為憲長

張憲長不踰冬至為方伯矣且二公大有同處不出三年俱為開府當同撫一方至為冢宰司馬亦同時也余曰冢宰當朝第一官余貌何以踰人呂曰五官六府皆應大貴至如印堂寬廣可容三指世所稀有冢宰正印非明公誰屬哉後余為方伯巡撫如期而至于關中迨至銓部王入為司馬詢其人已物化矣王司馬嘗述其始遇于蒲之東門時與楊虞坡冢宰張鳳磐閣下同步呂自道傍物色之盡目為一品貴人而相楊尤奇中

五

楊時以叅知憂居方數月呂以旬日內當召用出即為
開府時庚戌達虜內犯世宗奪情起用至則虜退遂擢
開府後楊為少傅張為少師王為少保皆至一品吾杭
日者賈勛受業于吳氏日章嘗推吾母命當以子貴後
推余命賈署云五行彷彿一璫璵廊廟圭璋可待時中
道崢嶸韞烈甚爭看腰下佩金魚父母好昆不少妻妾
三賢兒郎四寶成西運之交淮擬步青霄語皆奇中
季泉孫公陞忠烈李子也乙未歲余上春官孫邀鄉人

同事者飲飲中各問生辰孫一、坐笑不言頃之衆起
離席孫私語余曰吾與兄為同年友在坐止吾二人也
但中年運限不利未知究竟若何耳尋為余細推復云
無妨于身命第西方二十年官途淹滯行至南方輒通
顯矣夫以數十年之遲速顯晦決于八字之間公之精
於術數如此孫是歲登一甲余附二甲並致位正卿孫
先十餘年為宗伯余後十餘年為冢宰

湖州劉南坦年七十餘矣飲食步履無異壯年喜誦讀

善文詞人愛敬之日對賓客清譚劇飲極歡恣謔夜懸
木桶于臥室梁間使童子設梯攀入即命去梯跌坐于
中遇冬日畜一白猫溫足如此休息不就床榻久矣人
謂劉得秘傳深悟養生之理

華山李道者善養生術余時以寮友李樓源疾安車迎
之至閤入見長揖席地而坐惟飲水食生黃冠草履身
衣一袖寒暑不更視人疾不施藥餌惟令人調氣守神
時樓源形若稿木氣若湍急尚戀一官道者亦云不治

乃辭歸華山余顧所坐處其氣猶蒸；然起于地中非得養安能若是

嘉靖時有段朝用者遊方無藉投郭勛家畜煉丹砂言黃白之術勛薦于朝上謂假此以儲國用遂留禁中後勛敗朝用數為之解上下之聽姑令進藥點金聽其真偽卒不驗後逼取勛家遺資為飾脫計而毆人致死事聞上命錦衣衛送拿法司議死無少假借蓋世宗英明果決每；如此仍籍沒家資遺其家口以重懲妖妄云

盛遇紀

國家以科第取士士亦以科第為榮自鄉舉會舉以暨
廷對皆以首擢為奇遇而仕宦至宰輔高年履聖眷此
尤人情之至榮今昔之希觀也吾浙商文毅公輅三試
居首位臻宰輔後致政居家者十年而聖眷優渥我明
二百餘年以來一人而已至於盛事難逢盛典難繼則
一姓科第之多亦不易得因列之以紀其盛

聞東崖李公是未第時殊不檢束督學李士實薄之當

大比年不令應試李赴烏臺命題立就輒見拔然已及
諸生起送之期矣李趨入座忽五色鳥從空下墜止于
庭衆咸驚異群起聚觀李因賦一律云五色翮：世所
稀講堂飛止正當時定應覽德來千仞不為希思借一
枝羨爾能知鴻鵠志催人同往鳳凰池解元魁選猶閑
事還向天墀展羽儀意氣豪邁時占大器後既發解上
春官不第時王德輝華連捷得狀頭李作一絕戲之曰
長安三月滿花陌狀元及第人爭議我亦有志當努力

松窗夢語卷六

策馬揚鞭始今日句雖不工而狂生矜誇徃徃若是卒以次科取狀頭亦奇絕矣

胡端敏為諸生寄籍昌化督學使得公卷奇之曰小邑安得有此異才迺批云草裡靈芝鳥中丹鳳後詢知為仁和人乃曰吾固知非此中士因期以解首胡云尚不如姚江之王守仁督學云王亦可首又云尚不如天台之秦文督學云此小有才不能大用也後秦舉第一胡第二王第六後秦無建立王執宸濠封新建伯胡豫發

宸濠奸位至大司馬何先達知人預料不爽如此謂觀
文可以知人信矣

憲廟時大學士李東陽楚人與洛陽劉學士健同朝一
日候駕丹陛下日初出劉顧李曰曉日初薰學士頭李
應聲曰秋風正貫先生耳楚俗多乾魚洛陽有盜驅之
謗彼此蓋惡相嘲而拈對整捷二公誠儒雅風流乃當
時太平和德亦可想而可見也

吳郡記云國朝大魁前甲戌張信無聞丙戌林環戊戌

李琪庚戌林震皆終修撰壬戌劉儼甲戌孫賢終太常
卿丙戌龔用卿終祭酒戊戌曾彥終侍講庚戌錢福壬
戌康海丙戌羅倫甲戌唐皋皆修撰丙戌楊維聰太常
卿戊戌茅瓚吏侍庚戌唐汝楫修撰無一登台輔者至
今壬戌申時行入殿閣年未五十在位極久且一甲三
人余有丁王錫爵同時入閣俱至一品為一時之勝事
云

隆慶戊辰遇冊立東宮余乞恩移贈本生大父母奉旨

俞允制曰國家懋崇敦本之仁脩設緣情之典覃恩再
世皆勸孝以作之忠推錫所生宜自親而率之祖臣私
是卹國制斯彰爾張某乃總督兩廣軍務兼理糧餉兼
巡撫廣西地方兵部左侍郎兼都察院右僉都御史某
之伯祖而實其父贈兵部左侍郎兼都察院右僉都御
史某所生之父性資純朴行誼端方敦孝友而遯無間
言守忠信而鄉多今譽賓飲公推乎宿德托疾已辭冠
服例錫于高年避榮不受積有純杜駸發後賢分則從

孫必本貽謀之善才為國士方資捍禦之勛久未沾追
贈之恩蓋由拘所後之制茲朕覽奏詞而嘉孝悃稽世
德而美慶源特贈爾為通議大夫兵部左侍郎兼都察
院右僉都御史弟兄兼貴爰思命之殊常孫子永昌迺
休光千無浹我朝若大學士楊文貞士奇大司空朱鎮
山衡與予本生大父母沾曠典者僅三姓云

萬歷戊子臺長吳公時來疏請問舉曠典以優老臣奉
旨張某等都着照恩詔事例給與月米歲夫時海內以

正卿致仕得荷寵頒者若原任南京禮部尚書何維栢
陶承學南京吏部尚書袁洪愈南京兵部尚書郭宗臯
南京工部尚書曹亨戶部尚書畢鏘與余僅七人後庚
寅歲余年八十撫按復會題優禮老臣以彰盛典奉旨
照例存問余再荷天恩頒賜優渥乃具疏陳謝有公里
間驚異誇百年未見之榮士庶歡騰協三代尚齒之典
以申感戴之私云爾

余抗卿試發解者洪武中有花公綸天順沈公繼宣嘉

松窗夢語卷下

靖間有余弟濂周公詩隆慶間凌登瀛萬歷初年暮魯而會元則仁和邵公銳發于正德戊辰狀頭前有李公是後有茅公瓚皆止吏部侍郎乃得入殿閣者穆宗朝有高文端公儀自今上即位首召余入柄銓皆前此所未有若夫科第之盛萃于江氏直接五世共六進士矣始叅政公玘繼南宗伯文昭公澗繼編修暉少司空曉又繼僉憲圻今副憲鐸乃父祖子孫後先相繼海內希覯也余家自季父兩山諱應祺以正德庚午辛未聯登

科甲已知季父應祐舉亞魁入嘉靖辛卯余弟濂發解
甲午乙未余亦聯捷後丁酉弟洵鄉舉戊戌濂成進士
庚子弟洽溥同舉于鄉而辛丑洽又成進士是後稍衰
微而猶有洲舉辛酉姪舉杞庚午招舉壬午亦綿之若
繼杭之臣姓咸不及也

異聞紀

嘗聞生死鬼神之說儒者以為子所不語恐滋惑也不
曰原始之生要終之死故知死生之說游魂為神歸魂

為鬼故知鬼神之情狀乎太史公曰人之所生者神所
托者形：神不離則生形神相離則死蓋神附于氣而
寄于形故無時離氣而有時離形氣有陰陽而鬼神判
焉孰謂虛無幻妄不可窺測哉乃知鬼神之說亦自然
之符因紀所聞以辨惑

大名府元城縣吏馬負車有女方七歲中痘死已瘞東
郊數日東閔人李姓者亦有女同庚以中風死亦往瘞
于東郊忽聞棺中有聲急啓視之即不認其父歸又不

認其母自言我馬氏也傳聞負車負車往視女輒抱之
泣言前生事一一不爽乃乞李攜還將至車家故置之
使自行徑入馬家抱負車妻又泣所遺衣履與戲弄之
物手探即得安然以馬氏為父母竟育負車家馬曾為
余舊屬更自述其如此

內江趙大洲貞吉余同榜士也庚申歲以南司空丁外
艱歸家數日次子年二十四質美能詩文一夕薄暮二
青衣引之去徑赴江中湔浚江上碓船親見之既詢二

青衣亦二書生也滄沒予此是夕書生之母夢子還家
自幸得代大洲親與余言余曰公素探理窟此何理耶
趙曰本無此理而今有此事豈不異哉因憶徃歲少宗
伯程文德為司成時遇姑蘇其子忽墜河沒彼程僅此
子年亦二十餘年二公皆有道者不能庇其子則生死
有命豈人之所倖免乎

徐符卿江山曰曩官國子監時吳中一監生執桃木機
善以符水召致諸仙言人間禍福當一試之呪禱良久

云至矣問曰何仙書曰徐正郎符卿曰何名書曰汝思
親故思之惟徐潭為吾鄉有戚扣之書曰是已符卿曰
何以至此書曰吾為郎時謬訣一獄今冤死者訟于神
拘至鞠訊至數日矣旅魂窮愁甚為苦楚徐聞毛髮俱
豎具酒肴祭之因感報應幽冥之說亦或有之當官者
可以警矣

余介然祖自幼穎異不凡善通九流百家言尤精周易
惟命之理疾且革示子若孫曰余解脫未盡尚遊人世

因手題曰我生原有數，盡復歸元來。往自然理何須求異端。以成化乙未八月十一日子時歿。時本縣西南邨有以此時日生男者云。夜夢城中張某來投。後不知所終。又語子孫曰。無患枝未茂。將來自必繁。必有充閭者出焉。由今觀之。自曾祖以下。統六世。其間相去僅百餘年。而子孫之繁衍已幾三百餘人。甲于郡城。已足吾祖不惟知一身之生死。而後數世皆已逆觀之。其神異如此。

穀菴祖家道中微以酤酒為業成化末年值水災時祖
居傍河水滄入室所釀酒盡敗每夜出城傾敗濯甕一
夕歸忽有人自後而呼祖回首應之授以熟物忽不見
至家燃燈燭之乃白金一錠也因罷酤酒業構機一張
織諸色紵幣備極精工每一下機人爭鬻之計獲利當
五之一積兩旬復增一機後增至二十餘商賈所貨者
常滿戶外尚不能應自是家業大饒後四祖繼業各富
至數萬金夫暮夜授金其事甚怪然吾祖以來世傳此

語豈神授之以開吾祖家業耶

余左轄關中入棘院提調忽感寒疾旬餘日不解形神
倦敝恍惚間遙見千軍萬騎羅列塔下余曰此何為者
壯士跽而前曰為公防衛久之顧盼輒見余勞之曰汝
等守此日久可罷去彼應曰不敢離詢其糧草曰有脩
詢其屯聚曰外垣時巡臺遣吏視疾余令傳語軍士罷
歸吏不知所謂四顧駭愕疾趨而出時余皆心覺之豈
鬼神呵護之說信有之耶後西撫關中提督軍務實為

三軍司命意者其以是乎

歲丁丑余奉旨致仕馳至彭城河尚未冰乃乘舟順流而下至雀鎮河冰始合累日不解舟泊河涯四顧無人烟余秉燭夜坐衣不解帶憑几假寐忽夢神人五丁踊躍而前為余鑿冰通道方覺果有五人乘小舟來奮挺大呼河冰忽解至旦舟始入淮大風颭起河冰復合余乃得優游渡江而歸亦神祐云

先世紀

吾先世多隱德勝國以前無聞所僅傳者惟高祖以來
四世然而芳規懿矩湮沒不彰者多矣余自幼聞之父
兄所誦說得其一二遺行皆可令吾子孫世為則敬錄
于左若曰表彰先世之休美闡揚潛德之幽光則闕畧
未脩無由殫述也

高祖介然公始祖之繼室王所生前室姚已生子璵迨
議繼娶以璵寄養親家給王無出王乃納聘來歸久之
習知王德曰家務繁冗奈何乏助須借力親中王曰誠

然始祖乃謂無庸借資具以實告王令即日來還長既
專主少且勤學世籍錢塘僅以十一分弟出居仁和絕
無計較後璵子五分資不均爭訟數年有幾缸幾萬傳
言人益服吾祖之不可及也他事高潔類如此

介然祖嘗受知于潘中丞蕃聘之入粵贊畫嶺表調兵
望氣度彼度已一出勝筭功成後潘將薦公大用輒夜
離故所間道奔歸變易姓名無從尋覓因示子孫曰吾
以百姓傳自先人今遺兒輩百姓矣嘗自述曰有意欲

嘗千日酒無心去傍五侯烟又曰夜寒荷葉杯中飲春
煖梅花帳底眠自題小像曰丹青點染苦勞神寫出緣
何喚作真自己幻軀留不得却從身外更求身亦可想
其超然物外之度矣

質菴祖患臂風以厚資得傳膏藥方貼之輒愈鄉人患
瘋者多乃終歲營辦藥物至端陽日修合成膏借一老
姬製之袖以舉人所至叢集索取每日以數百計歲費
不恤寒冬道遇凍餒解衣衣之或贈以金吾祖出外祖

母必預置絮襖以待其周人之急不啻疾痛困乏之由已也

兩祖一夕夜歸覺神閣有聲燃燈照見一偷兒藏身其上祖遽呼曰何事悞登吾閣接以梯令下慰曰無恐袖有數銖金取授之開戶放出吾族人每傳誦此事鄉隣有橫暴者偶事相參差向暮吾祖在門其人蓬跣相逼厲聲詈態極狠惡家僮憤恨不平欲共擊之祖嚴拒禁之立聽惡聲漸息始入或問之曰吾進內群僕必毆

之昏夜憤擊生死莫測吾甘受其辱不與之較彼自快
心消氣矣後其人果悔偕二三父老來謝一笑而釋

先大大本伯父愛山公同母弟伯最嚴厲平房怡：無
忤間有齟齬伯高聲叱之先大夫長跽不起不已繼之
以泣伯稍：解去余後服官先人不事經營家業漸落
吾母以為憂先人曰富貴不可兼得兒既為郎吾兩人
皆受恩封一家驍致三貴人即貧不乏衣食何憂之有
又嘗問余曰兒志何如而足余對曰有屋數椽有田百

畝一二幹僕給我蔬食如斯而已父大喜曰兒志如是
先人所遺分付爾輩應足汝志第出為清白吏毋區
身家計也余須臾不敢忘

祖父晚年有司皆邀鄉飲力辭謝曰何敢辱朝廷恩禮
人詢之則曰此國家大典非齒德俱尊不克當也余何
德以當之余秉銓歸田郡守虛大賓之席每歲躬造門
請飲余承祖父訓終不一赴夫盛典本以敬老尊賢所
敬或非老徒以爵先所尊未必賢茲多偽飾有司愛禮

僅：存羊學校狗情名實淆混典禮不足為重非一日
矣祖父之不赴有以哉

夢寐紀

周官占夢以六夢定言其一曰正夢謂無所感動而
夢曰思夢謂意念所及而夢要皆神與物遇寐與寤通
往：應驗不爽非幾有露于先即神能覺于蚤也以余
所夢暨聞人言漫識如左誠知數為前定可無願乎外
已

余為諸生時同學李生夢官司制度數十僧余亦在列
名次三十六也余所自夢一青面鬼手授朱履一兩內
題三十六名後鄉試中式乃四十九名比北行夢一人
授青錢十文曰擲地背多者中余一擲得六背再擲得
七背其人曰數如是足矣乃中式四十二一以四九一
以六七數皆暗合

甲午歲首夢一人紫衣繡裳異香襲人謂是上帝侍者
從空驀下庭除揖余而歌曰乘雲冉冉下瑤天特訪當

年跨仙鶴一爵瓊漿和相露鎔金曳玉鳳樓前與一玉
爵余逡巡未敢舉曰此三清殿上物非凡間所有持贈
之意但乞一言復命耳余荅歌曰盥手焚香憶九天偶
來塵世挾飛仙從知自有青冥路恍惚輕裾帝座前神
爽氣清飄然有凌雲之思是秋領鄉薦明年登進士
服官

丙申需次銓曹孫斯立過余謂其內子夢余移家水中
央傍有紅廟意謂都水郎但紅廟不知為何余亦自夢

入朝領一木牌上書督造二字後選南京龍江關監造
戰艦公廨在曠野中四圍皆水左有朱門晏公祠大門
一坊果題曰督造

余筮仕為郎夢入重門龍樓鳳閣虎衛鷄班朝儀甚肅
仰瞻黃幄南面聽政者十歲幼冲之聖也最上一公楊
姓魁然若舊識遜余即其次跼蹐如也上怕然命之就
列楊遽去後三十年歷兩朝值萬曆改元正當十齡家
宰楊襄毅病免余從南工部入代趨朝之日光景班行

宛若往年所見

余守大名以裁節忤尹兵司至不相容擬投牒去五日
之後夢尹邀飲一山亭上伸楮索題余援筆書曰剖破
藩籬便盍簪當杯聊與共清酣樊籠即是重霄羽槽檻
無非千里驂玉壘晴風開遠岫金城秋月照寒潭眼前
何限空中色真賞寧須着意探余曰玉壘蜀山金城陝
地奈何非此處景尹指西南曰其地即是矣稱賞舉觴
余滿飲數杯取酒酌之尊已空矣不久尹以賄罷余擢

憲副果歷川陝二省

萬歷初年余在舊京守司空尚書抱病將歸忽夢入都
下奉傳宣有兩朝衣上公引余至御前上起立手援三
冊各題二字于面一曰徵治二曰進賢三曰安民余稽
以下俱亡